牧齋初學集

太祖實錄辨證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爲江浙儒學副提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浙東元帥府都事從納麟哈剌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覊管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誅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于

處以公爲其院經歷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
溢參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
我兵取蘭谿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
克　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
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
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
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
經歷與石抹守處州以拒國珍當是時石抹
與耿泗國對壘于黃龍樊嶺間其所拒者非
國珍也國史紆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

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
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
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
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
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
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
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
師克婺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
歸青田山中以其時攷之當在十九年春夏
閒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

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
山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
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爲處士所
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
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
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
以荅逡巡就見炎遂致基于京師又蘇伯衡
撰繆美傳云處州既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
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還延避
匿待孫炎輩鈞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任元

日久不欲輕爲我用亦不忍負石抹也讀覆
瓿集與石抹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
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
氣我當輔之及　上取金華措乾象示人云
云吾以爲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爲
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
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于金陵歸謂
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于是
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
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

公之事我　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之後　太祖之知公深矣爲著其梗槩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爲内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間此鄭氏傳會之陋也
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爲黄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爲黄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黄州府知府陶安

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黄州尋移知饒州徐紘集傳云癸卯黄州平　上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黄州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録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歳有憶别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歳安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黄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黄州在

乎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

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
黄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
桐城也劉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
知二傳之有据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
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
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酆永
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熠磨陳子初等俱令
家人私通敵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戸
賄選壞法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舡中
置於黄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

李君瑞兩腿扤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黄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繆其云俱置黄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葢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國初事蹟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　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即龍鳳八年也

庚午詔書持兵負固于兩閒可觀望而不觀

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次黃金錄以爲在金陵安豐兩主之間非也　太祖方以龍鳳記年開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所云耶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即有安豐之圍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　豈容以金陵安豐爲言小明王自亳徙安豐已而爲張氏所困自安豐徙滁其勢日蹙依吾　太祖以僅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

嘉其擇主自拔耶律儒不違時務誤解詔書
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
書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　太祖
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荅已而有張昶馬
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
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即榮祿大夫
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來
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問亦至矣野史所

謂　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　太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可以考見辰又云　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即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不有天命哉　聖祖極推重察罕即位後幸

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勅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河維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　聖祖之意當時史臣寧敢輕奬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曰　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玉珍破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

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絶友諒
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
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
月至玉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
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
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
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
錄為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豐

黄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　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于事理為近劉辰國初事蹟云張士誠攻安豐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

康山以成爲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功
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
典載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
普郎張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于
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
代死黄金之徒並爲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
云　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後死節之臣
追爵故萬戸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
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蓋南昌廟
以梁國爲首康山廟以濟陽爲首其位次甚

明俗說流傳旣乆好事者遂造爲首祀之言以實之乆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豈不信哉此邪有許生重熈好譚國朝典故嘗爲余言韓成誑漢事誣也余因許生言爲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學士張元禎撰重修康山廟記猶以丁普郎爲首正德中御史唐龍刻羣忠錄於江西成遂儼然首列而濟陽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爲差次則舛誤甚矣有識者宜釐正之

友諒驍將張定邊欲犯　上舟舟適膠淺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進水湧　上舟遂脫遇春舟亦膠淺　上麾兵救之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脫御舟于險其功最鉅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其繫日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記射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我軍殊死力戰莫甚于戊子巳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突歸而我爲邀擊之

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開平力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又宋文憲張中小傳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按己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爲詳覈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

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記載之難如此
郭英以謹重見信從攻陳友諒于鄱陽有功
鄭曉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祖
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
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
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于廟廡
按實錄　上聞張鐵冠言友諒死乃遣樂人
具牲酒往祭以覘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
言友諒在别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當是
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來

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楊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　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　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孫玹之請據其家傳次第之蓋友諒旣斃軍中流傳或言此出矢於某某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世而勛遂張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啓之也英旣有此大勳　聖祖又親問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南之役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

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麼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陜國之事參互觀之則集失之勳其不出于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銃交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氏卒泅水報曰友諒死矣　上大悅諭衆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于赤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于傅會不足信也

按郭勛以貴倖欲驟進其祖配享一時諸臣嚴詞駁正可謂能舉其職矣諸疏援据雖詳亦多未覈至以永樂閒之不得與享爲言則非也英之功以配享 太廟則有愧矣豈不得進于雞鳴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溝河之役會親逆 成祖顏行身死之日贈䘏有加已爲厚幸矣又敢望 廟食乎以此爲言宜勛之不心服也然則如之何曰罷 太廟之侑享而入祀於雞鳴之 兩序斯當矣

癸卯五月置禮賢館

按劉辰國初事蹟楊憲奏宋文忠在金華用
諸儒干預公事　上提禕等至京誅屠性豨
履而禕及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
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壬寅十一月召
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
寫未幾即有儒臺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
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爲
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
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湯和破士誠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

記楊山之戰有二以爲癸卯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書左丞者碑及本傳也以爲甲辰三月擊敗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者實錄也癸卯則云逐其將莫將軍獲甲首五百級甲辰則云擒劉文學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功次各異豈兩戰而各記之耶抑一戰而互記之耶實錄與本傳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諭德誥曰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請陽羨之區十載任于左轄陞以辨章則辨章之陞以楊山之勝明矣碑及

本傳又以爲甲辰年會開平救長興超遷辯章此又與實錄互異也按開平救長興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開平征武昌下廬州即會寧河討江西長興之役豈有分身在行間和與會師合戰耶斷以實錄所載會長興侯夾擊爲正而中山辯章之命亦當在揚山之役不在長興一從實錄而碑與本傳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

胡大海歿之明年癸卯立廟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國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廟

碑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　太祖爲吳王時作也首稱　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爲尊稱我　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所謂王者指吳王也所從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也此後則皆改而稱上矣當是時我　太祖雖專征四方然猶用龍鳳名號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國用龍鳳之制也碑所載上聞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贈者聖旨耶令旨耶抑後事而追記之非當時本稱耶今皆不

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云

云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

斷非舊文無可疑者家有舊版遜志齋文集

摩娑此一行楮墨模糊剞劂之痕跡宛然二

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嗚呼隱桓之

閒秦楚之際若存若亡可爲歎息者多矣姑

識之以質于好學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湯和師克延平執陳友定送京

師

方孝孺撰東甌神道碑云師至延平主帥陳

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

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按實錄友定誓衆死守見勢窮縊于省堂按劒仰藥飲之賴正孫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復甦械繫送京師不屈斬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觀望持兩端誣矣賴正孫之降在友定仰藥之後安得謂友定使之實錄湯和本傳削去此數語亦以其非信史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證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黃金諸書皆稱安追封姑孰郡公攷實錄本傳但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公祖母母爲夫人此安爲江西叅政時事安固未嘗贈公也安本集載誥詞甚明又安妻陳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繼妻陳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誥文安之署銜則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贈劉基祖父

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時官御
史中丞葢國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書省左丞楊晜伏誅
按實錄楊憲嗾侍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又
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　上下炳於獄
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羣臣
按問伏誅然則劾奏楊憲者劉基也而開國
功臣錄則以爲李善長按劉辰國初事蹟云
楊憲爲御史中丞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
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

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
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
奸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又云楊憲淩說
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　太祖
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里自我起兵事
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爲君
善長當爲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按國初
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
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
畏之　太祖亦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

怕則憲等氣餒可知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材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陷廣洋激　上之怒而亟翦之善長非欲援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淩說之彈善長為善長解於　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奸狀之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者善長也非誠意也此國史之誤當以國初事蹟正之善長與惟庸結黨相比蓋已有年庚午之

禍肇於此矣

洪武三年詔天寧寺禪僧祖闡克官教僧克勤

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

宋文憲送無逸勤公序與實錄記僧祖闡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祖來爲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冊三以死爭之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其

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郎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　上端門備陳其故闌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冊覲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　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文華毅使冠巾出仕則日本之於闌勤以拘留始以懇服終蓋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擅遣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

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高皇帝手詔諭山
西布政司華克勤見御製文集皇明馭倭
錄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誤也實錄主存
大體故紀載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高
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
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牴牾耶日本之崇
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聖祖遣
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
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高皇御
製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聖祖之微權者

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

按黃金開國功臣錄興祖以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上弗與誥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於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實錄於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紀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興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顯爲永城侯謫居海南亦不記興祖封侯不與券之事但於四年十二月賞平蜀功之後記追封興祖爲東勝侯

及載其誥文而已本傳記追封興祖與實錄同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於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況又有鐵券可据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厮殺

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别人殺了却將
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殺那裏
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
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
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
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
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於顯也興祖封
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
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
其誥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

極矣然則以鐵券覈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幷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並封而同貶不當幷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劵文詔書可以考証不然未有不据國史而刋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劵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闕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録爲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歳月而又曰　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蹟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据洪武十年　聖祖戒諭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爲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爲有隱矣余偶讀通鑑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歳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　勑緝定旣成表上之鏤版內府其書實我　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爲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滁陽卽世　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安慶之圍　聖祖拒劉基之諫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　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

大命旣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爲聖公旣死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稅以終其身　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析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揜面於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　聖祖之誅永忠也何

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
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
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
錄其後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
聖祖之於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歟
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
國史之諱之爲一時也博論之彰之爲萬世
也曰沉韓林兒於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爲不
義後賜死於林兒則書其名於大明則紀其
號於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

而該其義博而嚴愚以爲此非寧憲王之書法而　聖祖之書法也博論之修其郎我

聖祖之作春秋也歟然則今之史家刋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媢臣腐儒之所爲而豈　聖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復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錄載之甚明王世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誤也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

千石蓋謂唐勝宗等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顯坐胡黨見於庚午詔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爲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据鑿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爲無從駁正而姑妄爲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禎卒

靖海之功不減於江陰其歿也恩禮備至而實錄不爲立傳僅附數語於江陰之後而已今攷庚午詔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

闕傳豈爲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詔書所列
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
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　聖祖特宥之耶凡
庚午詔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
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詔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
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
仍襲從者靖海也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
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皆所謂
已死不知其反之蹤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

降指揮者宣德也所謂爲胡陳所誘朝廷於禮無欠者也詳　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於疑似一則近於脇從於罪爲稍輕故其子孫幸免㕘夷得及寬政若滎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爲愍隷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彬不知其所終考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考庚午詔書及奸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

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傅會以爲　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於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於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於郢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於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繆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据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書右丞汪廣洋貶海南

自縊卒

廢丞相汪廣洋勑見　高皇帝御製文集實錄所載與御製文集同但稍文其辭耳勑云遣人追斬其首特賜勑以刑之而實錄云廣洋得書慚懼遂自縊卒又云坐事貶海南死於道乃知凡實錄所書自經賜死皆史臣有隱之詞非事實也實錄廣洋本傳云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云云廣洋貶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蓋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

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
月耳梧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
謀爲逆而　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
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
國初諱誅爲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
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
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
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爲變
殆無虛月或候　上早朝則惟庸入內諸公

侯各守四門或候　上臨幸則惟庸扈從諸
公侯分守信地皆聽候惟庸調遣期約舉事
其間或以　車駕不出而罷或以宿衛嚴密
不能舉事而罷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約令再
舉見於姦黨三錄者五年之中期會者無慮
二百餘噫亦危矣諸公侯多嘖嘖宿將惟庸
輩亦文法老吏一旦舉事如中風狂走朝堂
攘臂而大言道塗連袂而抗議鳥夷草地交
關密約流傭厮養參預祕計夜集曉散會比
期門彼挽此推號同邪許此豈非天厭其惡

神奪其鑒乘輿無觸瑟之驚廟門鮮袪服之恐使之貫盈敗露自取滅亡也哉如其不然則爰書具在豈無傳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悸徬徨涕流者矣為撮其要辭臚列如左

嘉靖中贈故太監雲奇爲司禮太監以其守西華門發胡惟庸謀逆也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從堂甍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卽胡惟庸故第前有智井卽所謂醴泉出邀上臨幸伏甲謀不軌者也

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舊丞相府志據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有以覈其實也余考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

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
武勝坊又攺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
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
世貞云 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爲中
書省後爲吳王徙居舊內而别立中書省按
實錄丙申 上入金陵居富民王綵帛家七
月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
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丙午八
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
臺爲宫稍庳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

宮於鍾山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元爲南臺地本朝旣取建康首宮於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則元御史臺也世貞謂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堂閤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

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改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傍矣　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既即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　上詔禮曹繪圖鋟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詳考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二

太祖實錄辨證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

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訊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涂節告胡惟庸陳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上命羣臣更訊得實賜惟庸寧死羣臣又請誅善長仲亨等　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至二十三年五月有
告元臣封績爲惟庸通朔漠訊得反狀及善
長私書刑官請逮善長詔勿問會善長家奴
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交通狀 上
命廷訊得實乃召善長詰奉天門撫遣歸第善
長遂自經此國史所紀善長得罪之始末也
嘗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
於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
正而 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
衰有是理乎縱 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

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凉皆驍悍勇武夫置之
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　上獨無纖芥之疑
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
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
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
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鞫始
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
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
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於先而
舉首者接踵於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於

斯獄也可知也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攷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辭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於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逆發於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失實於是乎不可掩矣　上手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云十三年奸黨事發僥倖不曾發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驤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不曾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

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於紀載若此竊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掄颺　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没顛倒反貽千古不决之疑豈不繆哉國初昭示奸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列亂臣情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內閣余得以次第考

之而釐正如左

一實錄刑官請逮善長詔弗問下善長從子佑伸於獄廷訊得實　上召善長於右順門撫慰遣歸善長乃自殺是善長始終未嘗下獄也按　太祖手詔云勅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令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繇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辭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即訊則法司何所援据而有一名

李善長之招手又按營陽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愈本皇明本記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幷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　上不得已下佑伸於獄　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師羣臣不可佑卽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

存義與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王世貞撰韓公傳於十三年書云遂止誅存義幷赦佑尤爲失實無据

一實錄惟庸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善長之弟存義佑之父也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本文吏用計深巧雖

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巳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孫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已按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毗此所以肆謀奸

充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荅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謀欲善長爲己用兄弟子姪賔客朋舊下及僮僕厮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昏姻誼重家門慮深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釀身後之禍而

況可責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爲不幸哉
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不過曰平昔以吏
心自處默然不答以致胡陳知其意所招者
善長與存義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
一切招辭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
手詔皆不及焉蓋　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
爲允也嗚呼亦可哀矣哉
一國史序善長與惟庸謀反情事皆援据當
時獄辭第按昭示姦黨錄條列善長諸招則
亦有未盡核者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

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
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
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善長猶趦趄未許郎國
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
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
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
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
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卽歎息而起遂
自往面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
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据善

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据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即去正　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遥見頷首國史叙事葢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於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閒也

一實錄善長家奴盧仲謙等發善長與惟庸往來狀惟庸為寧國知縣善長薦為太常少卿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反善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惟庸惟庸

皆厚與金帛以古劒謝善長且言此回回國
所獻者又以玉酒壺玉刻龍盞蟠桃玉盃奉
善長按昭示姦黨錄所載招辭有云龍鳳年
間舉薦惟庸爲太常司丞以銀一千兩金三
百兩爲謝者此太師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
洪武八年太師在鳳陽蓋宮殿三月閒胡丞
相來點鳳陽城池丞相解劒贈太師云是回
回國所出名木楒花并鐵劒不問甚麼甲疊
疊透十三年六月太師命不花碎此劒亦不
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

舍以千金寶劒送太師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擡木匣一箇有小玉壺瓶一箇玉盤盞二副玉龍頭大盞一箇玉馬盂一箇玉盤一箇桃樣玉盞二箇擺起來恰好一卓子太師朝回逐件看過喜歡收了至第二日太師朝回往謝酒閒丞相說玉器不打緊我明日誰西地函蓋起王府撥五十家行院與你做家樂那時纔是富貴十三年胡黨事發太師令脫脫火者將玉器并劒打碎擲在河裏此火者來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閒太師早朝

回喚家人盧仲謙及儀仗户陳進與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賞鈔七十貫至晚太師又說胡丞相要幾箇人用你們去根他重賞賜你即令金火者引仲謙等去細柳坊門首李四官人引見丞相丞相每人與銀十兩又說你每是太師家裏有用的人嘗根我做貼身伴當扶助我成得事業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謙等喜允一向跟隨本官出入時嘗與李太師家商量事務十三年胡黨事發仲謙與陳仲良逃回太師家躲避此盧仲謙等之招也實

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据各招約畧相合第据
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
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長故人楊
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
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
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
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
且使其家人儀仗户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
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
游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内太師嘗去胡

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箇大公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善長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誖如病易喪心者所為豈仲謙等諸招與夫雜出於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

聖曲自抵諱冀上憐而貰之然以　太祖之
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括其抵讕之辭
以播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
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括拾仲
謙諸招以傅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
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扶讁其罅漏爲善
長訟冤者矣姑書之以俟後世焉
一實錄胡惟庸謀亂密遣元臣封績使於元
主惟庸誅績懼不敢歸藍玉於捕魚海獲績
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獄訊得

反狀及善長私書庚午詔書謂耿忠於琥在寧夏時聽胡陳分付送封績往草地通信後破胡營獲封績二人反情繇是發覺初不及善長私書及匿不以聞事也以昭示姦黨錄攷之則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長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見其深奸提伊親弟姪令九衙門共審供發知情緣繇善長自招云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

提李四到官供

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事繇丁斌發覺明矣按丁斌者楊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户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參預謀議得陞本衛千户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歿於西安斌與祥之子周昇食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壻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

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閑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沒姪神舍尚未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李存賢之次弟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不敢忘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依周昇二十三年十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

斌復來神舍家閒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未果爲法司逮問此丁斌招辭之大略也繇此觀之則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發覺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爲封績手書之故明矣國史於善長一獄不勝舛誤即所記臺臣前後論劾稟如秋霜要亦史臣以己意文致其詞未必當時白簡果如此也封績爰書詳具於後其詞亦未嘗連善長

一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

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廝拾柴使喚及長有千戶見績聰明招為女壻後與妻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權實封言其非為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即匿不發仍誣罪其人胡丞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已匿不以聞詐傳　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鞫問坐死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夏耿指揮居指　揮於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

揮差千户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

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

馬騎引至火林見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

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剌章蠻子處將胡丞相

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

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按封績招詞甚

詳絶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

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適胡手跡此善長

大逆不道第一公案　聖祖不以列手詔刑

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授

据哉以　聖祖所條示爲案而力刋實錄之
誤可也實錄又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
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於邊故惟
庸等遺書遣之按績本武進人而曰河南童
稚被擄身爲厮養而曰元臣來歸且所記遣
戍遺書之故與績招無一語相合者國史之
不足徵一至於此
一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
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善
長招云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姐姐給親及

將親眷丁斌妄奏實錄云京民通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贓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謬其半遷其半於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奧古故實錄誤解耳又如詔書云陸仲亨年十七持一手麥藏草間朕呼之曰來蓋以罪狀仲亨著明其負恩忘舊

而實錄援引以爲　上對羣臣曲赦仲亨之語則不啻背馳矣國史之多誤如此

一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聽得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師說我有得多少人和湯大夫處借些人太師自去請湯大夫前廳飲酒太師說你的軍借三百名與我打柴湯大夫說　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我如何敢借與你酒散太師對李六十說　上位氣數大便借得軍也無軍器且慢慢理會（此招與實錄相合）

一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師

爲救儀仗戶事　上位惱李太師著人在本
家門樓下拏去察院衙門丞相奉旨發落歸
家爺兒三箇在前廳哭發狠我做著一大太
師要拏便拏當月第三日丞相來望太師說
不是我來發落你　上位怎麽肯饒你
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師欽差
往北平點樹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來
說　聖旨教你回鳳陽住太師抱怨說我與
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敎我老人家兩頭
來往走若是這等事業也不久遠八年三月

欽取太師回京不數日太師往告訴胡丞相

上位如今罰我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太師管田戶潘銘招云太師於洪武八年鳳陽蓋造宮殿差往興原轉運茶與陳進與說許大年紀教我運茶想只是罰我九年三月回家對胡丞相說許大年紀教我遠過棧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俞本紀事錄七年十二月吾長奉吉差詣漢中府清理茶政秦州河州訪察馬政上囑曰卿到陝西使曾跟朕小厮兩箇跟前用不要使宣使奏差朕與汝銀二百五十兩買酒肉與小厮喫只教也支廪給休擾那驛家）

太師儀仗戶孫本招云洪武九年七月李太

師對延安侯說我爲蓋鳳陽府宮殿不好
上位好生怪我教我無處安身吉安侯說我
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儀仗戶聞保兒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對太師
說　上位這幾日有些惱爲鳳陽蓋宮殿不
如法太師說這等教我怎麼好丞相說太師
我這等事也覷的小可　以上諸招皆善長
平日怨望　聖祖之事國史所不載者
一太師火者來興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
相教人送一櫃鈔與太師丞相云我擡這鈔

不是與別人你收拾些好件當與我太師說我與你這件當不要與人知道當日太師授件當陳進與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相云你嘗嘗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下手與盧仲謙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件當約至十二年二月舉事何期會之柔若此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問太師我和你說的話如今怎的太師說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侯管各門約四月十二日點定人馬下手見淮安事中時華雲龍在北平所約者小淮安侯華中也恐無掌管各門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問楝頭待詔許貴我要使你和太師老官人說些話你敢說麼許貴說我敢說丞相說我要和太師商量大逆的勾當豈有大逆勾當使楝頭待詔傳說之理似未可信

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師家拜年節丞相說天下的事都在我手裏掌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爺兒從不從太師說看丞相幾時下手我毎爺兒也從九年十月丞相約太師二十日下手你著兩箇兒子四官人六官人爺兒各自領人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對太師說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還在江那邊取他爺兒五箇回來交付人與他領太師即便使人取回李四與丞相結姻在洪武九年豈有八年八月先取回領軍之理

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師伴當陳千戶斫了胡丞相淮西墳上樹　上位宣太師來問腦揫太師赤脚走一遭太師歸家說我跟了　上位許多年聽胡丞相說便這等揫我李四說却又我說不差你聽我說從了他那裏有這等事太師點頭此亦在李四與惟庸未結

姻之時恐
未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
回家說今日早我父親和太師延安吉安四
人在胡丞相家板房裏喫酒商量要反范氏
道可是真箇你唬殺我李佑回說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說我早起和汪丞
相太師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喫酒商量謀反
我也隨了他范氏罵李四你發風你怎麼隨
他李四說我哥哥隨了我怎麼不從他善長既與
惟庸冊三面議反事何以
至十二年猶狐疑未決耶　已上諸招皆所

謂雜出於家奴婦女之口雖經刑部條示而
詔書皆未之及者也三錄所載未可更僕數
姑存其梗槩
一太師儀仗戶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
月初五日太師坐前廳叫火者家人小厮都
來聽我發放已前事務不成了你每大小休
要出去唱言如今晴行人多我好時小厮每
都好不好時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謹休
要說閑話小厮每都起去
盧仲謙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謙到定遠看

太師新蓋房子仲謙跪說別公侯家都蓋得
整齊大人如何不教蓋得氣象著太師說房
子雖蓋得好知他可住得久遠仲謙說大人
有甚麼事太師說你不見胡黨事至今不得
靜辦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無心腸去整
理仲謙回說好歹不妨
儀仗戶孫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孫本去定遠
縣見太師房屋不整齊太師說李四見在崇
明胡黨不息不知我如何孫本說有甚麼事
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師在家飲

酒六官人和太師說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怕久後牽連我一家李二官人說父親做太師哥哥做駙馬料著我家無這等事

儀仗戶趙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師請延安侯飲酒延安侯說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

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師說我每都要小心若惱著　上位時又尋起胡黨事來怕連累別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師說　上位尋胡黨又緊了怎麼好吉安侯說　上位不尋著我且繇他

十四年正月平凉侯請太師飲酒平凉侯説
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　上位尋起
來性命都罷了太師説早是也不來尋我平
凉侯説若不尋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頭
罷了　已上諸招皆胡黨發後善長惶恐懼
禍之事觀其告戒同黨曉諭僮奴屛足掩耳
惴惴如不終日至於鳳陽第宅不事修葺且
有知他可住得久遠之語且悔且懼其於善
長情事可謂逼眞矣他招謂善長欲爲惟庸
報讎或云十六年謀之濟寧或云十八年謀

之平凉又謀之平凉侯男或云十九年謀之吉安營陽或云二十一年謀之延安善長老吏負罪而心悖惟恐人知其影響尚敢攘臂怒目切切然謀爲人報必不可報之讎也哉爰書所列此其最爲失眞者斷而削之可也一祝允明九朝野記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曰詔幾四千言梅純備忘錄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又異於前鄭曉異姓諸侯傳序云洪武

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與前
稍異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云云二十
三年五月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條示
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按庚午詔書載於
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作異
姓諸侯傳多援据此詔第未見全文槩有舛
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
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於肅清逆
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爲十七
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

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舳艫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黃金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賫陣我兄弟又有大罪

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招則肅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昭示姦黨諸錄則又次第刋布未必在一時也此詔實錄失載幾於湮沒今幸藏弆內閣開國勳臣之事其强半猶可考見孔子二代之傷公羊三世之論君子不能不爲之慨歎云

一善長子祺尚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於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

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壻祺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己巳開國功臣錄諸書皆繆也大明主壻永樂間編纂 仁祖 太祖及親王主壻譜牒其可徵信無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穎之招云洪武十六年穎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住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 太祖大義滅親豈

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祺之得前死爲幸而韓公之後其得存者必鮮矣哀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丹四